

七侯

CHINESE BRUSHES

马伯庸^著

笔录

下

沉 忧 乱 纵 横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CHEN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博雅大舍
CS-BODY

七侯笔录

— CHINESE BRUSHES —

沉忧乱纵横

下

马伯庸[®]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侯笔录:全两册/马伯庸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404-9080-5

I. ①七…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26239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长篇小说

QIHOU BILU: QUAN LIANG CE

七侯笔录:全两册

作 者: 马伯庸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蔡明菲
出 品 人: 郑冰容
特约监制: 游婧怡
特约策划: 邢越超 刘宁远 姚长杰
特约编辑: 蔡文婷 胡 可
营销支持: 侯佩冬 傅婷婷 李佳欢
封面设计: 好谢翔工作室
版式设计: 梁秋晨
版权支持: 中联百文
内文排版: 百朗文化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900千字
印 张: 46.5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9080-5
定 价: 92.00元(全两册)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
—
目 录
—
○

第一章	我闭南楼看道书	— 001
第二章	拥彗折节无嫌猜	— 009
第三章	使青鸟兮欲衔书	— 019
第四章	张良未遇韩信贫	— 027
第五章	五岳寻仙不嫌远	— 037
第六章	西忆故人不可见	— 047
第七章	弹弦写恨意不尽	— 057
第八章	谿浪肯居支遁下	— 065
第九章	停梭怅然忆远人	— 073
第十章	高阳小饮真琐琐	— 081
第十一章	海水直下万里深	— 089
第十二章	雕盘绮食会众客	— 099
第十三章	冰龙鳞兮难容舫	— 109
第十四章	战鼓惊山欲倾倒	— 117
第十五章	仰诉青天哀怨深	— 127
第十六章	吴宫火起焚巢窠	— 137
第十七章	问君西游何时还	— 147

第十八章	青松来风吹古道	—157
第十九章	遇难不复相提携	—167
第二十章	龙门蹙波虎眼转	—183
第二十一章	庙中往往来击鼓	—197
第二十二章	走傍寒梅访消息	—205
第二十三章	武陵桃花笑杀人	—213
第二十四章	咆哮万里触龙门	—233
第二十五章	尔来四万八千岁	—245
第二十六章	栗深林兮惊层巅	—259
第二十七章	如此风波不可行	—265
第二十八章	争雄斗死绣颈断	—279
第二十九章	眉如松雪齐四皓	—291
第三十章	飞书走檄如飘风	—299
第三十一章	别时提剑救边去	—313
第三十二章	灵神闭气昔登攀	—329
第三十三章	儒生不及游侠人	—343
尾 声		—361





第一章



我闭南楼看道书

小园，幽竹，茶香，琅琅读书声。

衡山苍苍入紫冥，下看南极老人星。

回飏吹散五峰雪，往往飞花落洞庭。

少年正襟危坐，老人负手而立，身旁还有一个少女素手添香。

一个身材颀长的青年从园外远远望去，又竖起耳朵听了听，随即轻叹了一口气。

“有美女陪伴，就该去泡吧跳舞，读什么劳什子诗书……”颜政有些不甘心地嘟囔道，习惯性地撩了撩额前长发，踮脚又去张望。以他的思维方式，实在是不能理解罗中夏为什么能如此耐心地枯坐在屋子里，旁边有十九这样的美人陪着也就罢了，为什么还找来鞠式耕这糟老头子？

自从与怀素相见、诗笔相合之后，罗中夏整个人似乎完全沉静下来，以往那种跳脱、浑不慊的脾气被怀素的禅心压制。这让一向视罗中夏为知己的颜政心情颇为怅然，觉得一个大好青年就此堕落了，变得淡而无味。

十九曾经问罗中夏接下来打算如何，罗中夏说要回到最初。青莲笔灵的最初，是李白，而李白的最初，自然就是李白的诗。

从永州返回华夏大学以后，罗中夏径直去见了鞠式耕，表示希望可以踏踏实实地学些国学知识。鞠式耕并不知道笔冢的事情，但见这个顽劣学生浪子回头，心意诚恳，也便欣然允诺。这一个月来，罗中夏足不出户，苦心攻读。十九向老李请了假，陪在他身边。

颜政明白，罗中夏必须要对李白诗有深刻的理解，才能发挥青莲笔的威力，而要理解李白诗，就必须了解国学，并能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学之美，这无法一蹴而就，非得慢慢修炼不可。相比之下，颜政的画眉笔就省事多了，只要尊重女性就一切OK——这一点上，他的绅士精神可以算得上世界一流水平。

可他还是觉得可惜，固执地认为变了脾性的罗中夏就不是罗中夏了。

颜政又看了一眼埋头苦读的罗中夏，悻悻转身离去，在这种浓厚的读书氛围下再待个几分钟，他也许会疯掉。颜政对这些玩意儿一向敬谢不敏，他喜欢的诗只有两句，一句是“刘项原来不读书”，一句是“停车坐爱枫林晚”，这已经是极限了。

罗中夏读书的地方是华夏大学的松涛园。这里是鞠式耕来大学讲课时的居所，罗中夏第一次被笔童袭击、郑和第一次意识到笔冢世界的存在，都是在这里发生，可以说松涛园与笔冢充满了错综复杂的联系。

颜政沿着松涛园内的碎石小道走出来，穿过低低的半月拱门，一抬头便看到了松涛园前那一副辑自苏轼兄弟的对联：“于书无所不读，凡物皆有可观。”

“阿弥陀佛，施主看起来有些心事。”

一声佛号响起，彼得和尚迎面走了过来，戴着金丝眼镜，脸上挂着万年不变的温和笑容。

“哟，彼得。”颜政挥动手臂，无精打采地打了个招呼。

彼得和尚双手合十：“颜施主，有一个好消息。”

“啊，什么好消息？”

彼得和尚微笑着开口道：“那支李长吉的鬼笔，终于找到了。”

“这么快？”颜政面色一凛，嬉笑的表情收敛了起来。

“我先入为主，以为和鬼笔相合的都是些阴沉的家伙，没想到它这一次的宿主居然是一个娇弱的银行女职员，倒费了一番工夫。”彼得和尚的语气带着几分感叹，颜政听到“娇弱女职员”这个词，眼睛“唰”地一亮，直接切入了主题：“她漂亮吗？”

“施主，佛家眼中，女子都是红粉骷髅。”

“呸，骷髅也是分美丑的。”

“施主还是放弃这心思吧，我们可不能再把普通人扯进来。贫僧收了笔之后，就回来了，从此她跟笔灵再无瓜葛。”

“你这对人性没信心的死秃驴。”颜政怒道。

这一个月里，罗中夏一门心思潜心修炼，而颜政和彼得和尚却没闲着。他们奔波于全国各地，去搜寻野笔。

所谓的野笔，并非是《机器猫》的主人公，而是指未被笔冢收录、在这世界上肆意游荡的笔灵——其中最著名的，自然就是李白的青莲笔灵。除去这些天生自由的野笔之外，有些笔灵原本是寄于笔冢吏身上，倘若笔冢吏出了什么变故身亡，笔灵便会脱身而出，逃出桎梏，变成一支野笔。

事实上，搜集这些散落于世间的野笔，一直以来便是韦家、诸葛家的使命之一。

这些野笔模模糊糊拥有自己的意识，却没有归宿，也没有固定形态，犹如鬼魂一样飘飘荡荡。有时在机缘巧合之下，它们碰到适合自己的人类，便会施施然游过去，寄宿于其身。那些宿主往往毫无知觉，并对自己发生的异变惊恐不已。火车站前卖的那些小报里经常提及的各类人体神秘现象，99%都是伪造的，剩下的1%，则是野笔上身导致的现象……

本来老李表示他们可以借用诸葛家的资源，可罗中夏对老李始终还存有一丝警惕，觉得还是不要跟他们牵扯太深的好，于是这份慷慨的好意被婉言谢绝了。

也幸亏罗中夏体内有可以指点决疑、指示方向的点睛笔，可以模糊地指出那些野笔的藏身之地。彼得和尚和颜政根据点睛笔的提示去寻找，颇有斩获，效率不比诸葛家低。

只是他们不敢用得太狠，因为点睛笔碰到重大预测，是需要消耗寿数的。罗中夏若多用几次，只怕就成小老头了。

罗中夏距离下课还早，颜政和彼得和尚便先来到松涛园外面的灌木小道，边走边聊。颜政一直纠缠彼得和尚，询问鬼笔宿主的相貌。彼得和尚嘴却严得很，抵死不说。颜政没奈何，只得换了个话题：“鬼笔入手，你打算怎么用它？”彼得和尚笑道：“我去收这支笔，主要是为了寻找管城七侯的线索。”

管城七侯是笔冢主人留下的七支笔灵，每一支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惊才绝艳的天才所化。只有它们齐聚一处，才能打开封闭已久的笔冢，得到笔冢主人的秘密。诸葛家和韦家历代都不遗余力在寻找它们的踪影，却一直没有成功。

此前在绍兴，王羲之的天台白云笔横空出世，却被韦势然渔翁得利。再算上青莲笔和点睛笔，七侯已有三笔现身。彼得和尚估计，接下来其他四支笔的下落，将会成为争夺的焦点。大家都有一种预感，所有与笔冢有关系的人，都将卷入这一场纷争中。

诸葛家和韦家还好，现在最可怕的，是那个横空出世的第三方势力。

它究竟是谁，从何而来，没人知道。唯一的线索，就是褚一民临死前吐露的那两个字：“函丈。”不过它的目的，倒是不加掩饰：凑齐管城七侯打开笔冢。所以罗中夏的青莲遗笔，它志在必得。

经历过绿天庵那一夜惊心动魄的大战后，他们知道这个神秘的敌人有多可怕、多凶残。当日即使是诗笔合一的罗中夏，也不能阻止它杀死褚一民、从容带走诸葛淳。而且从手法来看，很有可能韦定邦也是被它杀死的。

他们之所以这么急切地搜寻野笔，就是想尽快搜集到其他四侯的消息，抢占先机。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罗中夏自己带着两支管城七侯，就算他想退，敌人也不会放过他。这一个小团体为求自保，不得不主动跳入局中。

想到这里，两个人都是一阵默然。

园内的读书声逐渐轻下来，风吹树林，发出沙沙的声响。远处校园里无忧无虑的喧闹声随着风声传来，让两个人的精神为之一松。

“如今韦势然敌我难辨，韦庄现在又置身事外，我们韦家当真是乱七八糟。”彼得和尚望着远处的灰白色教学楼，忽然感慨道。

“哎，”颜政递给彼得和尚一支烟，“我说彼得，你怎么不弄支笔来耍耍？以你的能力，变成笔冢吏轻而易举啊！”彼得和尚把身子朝后靠去，从口中吐出几缕烟气，口气淡然道：“笔灵与吏，要两者相悦心意相通，才有意义。我已入空门，本该是六根清净，且曾立过誓言——今生不为笔冢吏，这些触法之物，还是不要吧！”

颜政听到他的话，鼻翼不屑地抽动了一下，直言不讳道：“你嘴上说不要，表情却很诚实。少在这里装哲学，我开过网吧，阅人无数。别拿释迦牟尼来搪塞，你其实别有隐情吧？”

彼得和尚一下子被他说中了心事，眉头微微一皱，双手捏了捏佛珠。颜政哈哈大笑，猛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道：“哈哈，被我说中了吧。别担心，我不会去打听别人隐私的。只是大师你啊，对自己要诚实一点。”彼得和尚无言以对，只得合掌道：“阿弥陀佛。”颜政耸了耸肩：“当和尚真好啊，没词的时候，念叨这四个字就行了。”

彼得和尚扶了扶金丝眼镜，不大想在这个话题上继续下去，岔开来问道：“那么你呢，房斌那边有什么收获？”颜政听到他问起，有些得意，摇晃着脑袋道：“着实费了我一番功夫，不过苍天不负有心人，还是被我追查出了一些线索。我的一个朋友

在公安局，我已经拜托他帮我去调查了，今天就能有回应。”

他话未说完，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发出一阵欢快的音乐。颜政掏出来一看：“嘿，说曹操，曹操到，我接一下。”他接通电话，“唔嗯”了一阵，很快抬起头来：“房斌的住所查出来了，不过我那个朋友说，那房子似乎涉及一些租赁纠纷。房东说这个租户一直不交房租也联系不到，门也一直锁着。前两天他们派出所还特意出了一趟警，去给房东撬锁开门。”

“糟糕。”彼得和尚一惊，“那里面的东西岂不是都会被丢掉？事不宜迟，咱们赶紧去看看。这个房斌干系重大，不能被人抢了先。”

“还叫上罗中夏吗？”

“他正上课呢。再说了，”彼得和尚压低了声音，“这种事让十九知道，不太好吧。”

“也对。”

两个人又朝松涛园里张望了一眼，转身匆匆离去。

这里的家属楼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建起来的，有着那个时代家属楼的典型特征：四四方方，主体呈暗红色，各家窗台和阳台上堆满了大蒜、鞋垫、旧纸箱子之类的杂物。每两栋楼之间都种着一排排槐树与柳树，如今已经长得非常茂盛，树遮挡住了太阳的暴晒，行走其间颇为凉爽，让刚被烈日荼毒的行人精神为之一舒。

房斌就曾经住在一片家属区中，彼得与颜政按着警察朋友提供的地址，很轻易地找到了八十九号楼五单元。楼道里采光不算太好，很狭窄，又被自行车、腌菜缸之类的东西占去了大部分空间，他们两个费了好大力气才上到四楼。

正对着楼梯口的就是房斌的租屋。他家居然没装保险铁门，只有一扇绿漆斑驳不堪的木门。两人对视一眼，彼此心里都冒出同一句话：“这就是那个房斌曾经住过的地方啊？！”

房斌对于他们来说，可是个不一般的神秘存在。

他是上一代点睛笔的宿主，后来在法源寺内被诸葛长卿杀死，点睛笔被罗中夏继承了下来。最初他们还以为房斌只是一个普通的不幸笔冢吏，等到接触了诸葛家以后才知道，原来房斌是一个独立的笔冢研究学者，与诸葛、韦两家并无关系，却一直致力于挖掘笔冢的秘辛。他与诸葛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其丰富的学识与洞察力连诸葛家当家老李与费老都称赞不已。诸葛家的新一代，都尊称房斌为房老师，受其教诲不少——像十九这样的少女，甚至对他抱持着爱慕与崇敬之心。

但即使是诸葛家，也只是通过网络与房斌联络，他的其余资料则一概欠奉，连相貌都没人知道。而现在，房斌被杀的两名目击者——彼得和尚与颜政就站在死者生前住的房门前，心中自然有些难以压抑的波澜。

彼得和尚恭敬地敲了敲门，很快门里传来脚步声，一个女子的声音随后传来：“谁啊？”

“请问房斌先生在吗？”

大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穿着保洁长袍、戴着口罩的中年妇女出现在门口，手里还拿着一把扫帚，全身沾着灰尘与蜘蛛网。她打量了一下彼得和尚与颜政，摘下口罩，不耐烦地问道：“你们是房斌什么人？”

颜政抢着回答说：“我们是他的朋友，请问房先生在吗？”

中年妇女冷冷哼了一声：“他？他都失踪好几个月了！房租也不交，电话也打不通，你说说哪有这么办事的？我们家还指望房租过日子呢，他这一走，我收也收不到钱，租也不敢往外租！”一连串的抱怨从她口中涌出来，颜政赔笑道：“就是，就是，起码得给您打个电话啊！现在像您这么明事理的房东可太少了，还等了这么久。若是我以前的房东，只怕头天没交钱，第二天就把门踹开了。”

听了颜政的恭维，中年妇女大有知己之感，态度缓和了不少，继续唠叨着：“也就是我一老实人，一直等到现在。这不昨天我实在等不得了，就叫了开锁公司和派出所的民警，把门打开。我拾掇拾掇，好给别的租客。”

彼得和尚问道：“那他房间里的东西，还留着吗？”

“卖了。”

“卖……卖了？”颜政和彼得和尚一起惊道。

“对啊，要不我的房租怎么办？我还得过日子哪。”

“都有些什么东西？”

“呸，什么值钱的都没有！就剩几百本书、一台电脑、几把椅子而已，连衣服都没几件。还有一大堆稿纸，都让收废品的一车收了。”中年妇女絮叨着，闪身让他们进屋。他们进去一看，不禁暗暗叫苦，整个房间已经是空空荡荡，什么都没剩下，只留了一堆垃圾在地板上。

房斌既然是笔冢研究学者，必然留有大量资料，这些资料对于笔冢中人来说弥足珍贵，不知里面隐藏着多少秘密。而现在，这些资料竟全都被这个房东卖了废纸……

“您，还找得到那个收废品的吗？”颜政不甘心地追问。中年妇女狐疑地看了他一眼：“我怎么找得到……他不是欠你们钱吧？我先说在前头，他那点东西卖的钱，都拿来抵房租了。”

颜政赔笑道：“我们不跟您争那些钱，也不是债主，就是想找点东西。”中年妇女忽然想起什么，俯身从垃圾堆里掏了掏：“哦，对了，我刚才打扫房间的时候，还捡到一把钥匙，不是这房间的。你们找的是这个？”

颜政和彼得和尚对视一眼，把钥匙接了过去。这把钥匙和普通钥匙不太一样，钥身很短，呈银灰色，而且头部是圆柄中空，手握处还镂空着一行细小的文字：D-318。

“这个似乎是地铁车站寄存箱的钥匙。”

彼得和尚认出了钥匙的用途，便对颜政使了一个眼色，颜政赶紧接过钥匙：“谢谢您，那我们走了，祝您早日找到靠谱的房客。”中年妇女不耐烦地催促道：“别贫了，没事就快走吧，别耽误我打扫卫生。”

两个人道了谢，转身匆匆离去。中年妇女把房门谨慎地关好，忽然一个转身，把口罩、假发套和脸膜都扯掉，露出一张妩媚靓丽的面孔。她走到阳台，隔着窗户目送着彼得和尚与颜政上了出租车，唇边微微露出一丝微笑。

“这样，就算是成功了吧？”

秦宜自言自语道。



第二章

○ 拥彗折节无嫌猜

地铁车站寄存箱这种东西，一般都出现在国外的间谍电影或者推理小说里，在国内尚属于新生事物，知道的人不多。即使是这座全国数一数二的大都市，也不是每一个车站都提供这种服务，只在有限的几个大站——准确地说，是外国人去得最多的几个大站——设置了几百个寄存箱，用作证明这座古老都市与国际接轨的努力。

姑且不论市政当局是怎么考虑的，至少对颜政和彼得和尚来说，这种现状是很不错的——他们无须跑遍每一个车站，只把注意力放在几个大站就足够了。

他们很幸运，在第二个车站的 D-318 就试对了钥匙。

随着“嘎啦”一声，锁被打开了，露出寄存箱里面漆黑狭窄的空间。

彼得和尚看了一眼身旁的颜政，他们的背后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每一个人都行色匆匆，没人注意到这两个人在寄存箱前的行动。

寄存箱里只搁着一个笔记本，封面是淡黄色，大约两百页，造型古朴，似乎是宣纸质地加线装。彼得和尚谨慎地闭上眼睛感应了一下，除了残留有淡淡的人类气息以外，上面并没有任何强度很大的波动，应该不是什么宝物，真的只是一本普普通通、被人用过的笔记本罢了。

“我还以为会像电影里一样，藏着诸如海洋之心或者飞船引擎之类的宝贝呢。”颜政有些失望，他伸进手去，把那个笔记本拿出来，忽然发出一声“咦”。

原来这笔记本里，还夹着一枚铜钱，上书四字“元祐通宝”。

彼得和尚知道这是北宋泉货，如果拿到古董市场，也许能卖个不错的价格，但也不会太高。它和笔记本摆在一块，却不知道房斌是拿来干吗的。

地铁站不是思考的地方，颜政把铜钱夹回笔记本，说：“罗中夏也快下课了，咱

们尽快回……”

他的话未说完，突然一阵疾风自耳边响起，只听“唰”的一声，手里的笔记本登时不见了。

这一下陡然生变，颜政尚未反应过来，彼得和尚已经双手猛地合十，拍出一圈若有若无的气场，以他们为圆心朝周围急速扩散开来。下一个瞬间颜政才大叫道：

“彼得，笔记！”

彼得和尚表情严峻：“别着急，我的气场可以感应到笔记本带着的气息。抢了这个笔记本的人，一定就在气场的范围之内。”

“你的气场能感应多远？”颜政紧张地左右张望。

“半径四十米的圆圈范围。”

“好大的范围……方位你能确定吗？”

“只能有很模糊的指示，你知道，我没有笔灵，单靠普通人的精神力能做到这点已经是极限了。”

颜政苦中作乐地吹了声口哨。他和彼得和尚的旁边，少说也有几百人在朝不同方向行进，而且更多的人加入。在这种场合下想依靠彼得和尚的感应去找，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彼得和尚闭目凝神，突然抬起头，指了指车站检票口。颜政倒抽一口凉气，这不是故意找麻烦吗？那里是人最多的地方。

“笔记动得很缓慢，朝着站台里移动着……他一定是挤在人群里想进站台！”

“进站总比出站好。”颜政一拉彼得和尚僧袍，两个人也疾步朝着检票口冲去。地铁站内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除了两侧楼梯就只有两条轨道是通往外界的，绝大多数人都集中在站台的等候区内，这对追踪者来说，要比满世界漫无目的地乱走有利得多。

两个人都带着交通卡，于是省掉了买票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通过检票闸口。在这期间，彼得和尚感应到笔记也通过了闸口，就在前方不远处停住了。现在他们和那个神秘的抢夺者同在一个站台。

此时快接近下班时间，站台上等车的大多是神情疲惫的上班族，偶尔还有几个游客夹杂其中。人们密密麻麻地聚集在站台边缘，沿着地面上的黄线一字排开，要么大声打着手机，要么读着报纸。大多数人则面无表情地望着右侧漆黑的地铁洞口。他们头顶的电子钟液晶数字冰冷地跳动着。下一班地铁要五分钟后才到，他们总算争取到

了一点时间。

“笔记没有动，一定就在眼前的这些人中。”彼得和尚悄悄对颜政说，“而且我认为他未必觉察到我们跟来了。”

“哦？”颜政眉毛一挑，目光扫视着站台上每一个可疑的身影。

“能够在瞬间从你手里夺去笔记，而且我们竟然没有任何觉察，对方要么是超速度型，要么会隔空取物。”彼得和尚分析道，“但他在东西到手以后居然没有立刻离开，反而钻进地铁这种封闭场所，这岂不是很反常吗？”

“嗯，有道理。如果是我的话，就会赶紧逃掉，逃得越远越好。”

“以我看来，他应该是对自己的这种能力有恃无恐，觉得即使我们被抢，也根本无从觉察到是怎么回事，所以才会优哉游哉地来坐地铁——可惜他没料到我对笔记本气息的感应。”

“哼，若让我捉到是谁干的，我要让他见识一下东城区黑帮最强的关节技！”颜政气势汹汹地嘟囔着，同时抬头看了看液晶屏幕上的时间。

“对房斌的笔记这么有兴趣，只能是那些家伙吧！”

彼得和尚扶了扶金丝眼镜，他口中的“那些家伙”，指的自然是杀死房斌，并在绿天庵前惹出无数麻烦的那个叫函丈的神秘组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地铁到达前甄别出他的身份。我的感应实在太模糊了，无法精确定位。倘若让他登上地铁可就麻烦了。”

房斌的笔记内究竟有什么，他们不太清楚，但对方既然出手抢夺，那笔记里必然写着那些敌人试图知道或者试图隐藏的东西。

彼得和尚压低声音道：“对了，你的画眉笔现在可以用吗？”颜政伸出十个指头晃了晃：“子弹满膛。”他的画眉笔来自汉代张敞，可以将特定物体的状态调回之前某个时间点，一个指头代表了一次机会。

彼得和尚说：“那就好。笔灵之间有微弱的相互感应，如果你靠近他，悄悄亮出画眉笔，我应该能感觉到对方笔灵的波动。”

“听起来像是一个很色情的隐喻……”颜政扫视乘客们，其中不乏办公室小姐和学生妹。彼得和尚不得不“咳”了一声：“严肃点，你不是女性之友吗？这就是你的尊重之道？”

在彼得和尚严厉的瞪视下，颜政只好收起奇怪的念头，让画眉笔凝结在指尖，把